

丙年 聖神降臨節

【宗二1-11；羅八8-17；若十四15-16, 23-26】

阿肋路亞！上主的神充滿大地，請大家前來朝拜。

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們已經到達了整個五十天復活期慶祝的終點，這結束整個復活期的慶典並不單單只是一個慶祝聖神的節日，更是宣告天主已經派遣聖神來到我們當中，並且教會已經像禮物般地接受了祂。這一天原是猶太人慶祝五十天逾越節的最後一天，這日子他們稱之為五旬節或收穫節。耶穌的復活滿全了舊約逾越節的意義，而聖神降臨也使那原是慶祝收穫的慶節有了更深一層的含意。就是在五旬節那天，聖神賦予了教會，而使得基督那以死亡和復活所成就的救恩工程，達到了最高峰及最圓滿。如果說耶穌的受難令教會從耶穌那被刺透的肋旁裡誕生，那麼可以說聖神的降臨使得那誕生的教會發顯給了萬民。

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穌稱聖神為「護慰者」，並且指出祂在我們身上的效能：「祂必要教訓你們一切，也要使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是的，《天主教教理》就是按此而將聖神稱為教會的「記憶力」，祂的作用就是同耶穌和聖父一起來到了我們中間，在我們的心靈深處運作，好讓我們能夠傾聽我們的良知與心中那從天主來的「內在聲音」，并把耶穌的訓誨內化於我們的生命裡，如此就能拉近我們跟天主之間的距離，讓天主與我們同住。

天主在我們生命中的居住或許是靜默無聲的，但祂所轉化的生命卻是鏗鏘有聲的，也就是說，這生命是要被看得見，並讓人經驗得到的。因此，在讀經一宗徒大事錄中，我們就要看見那些被聖神充滿的人，其生命所展現出來的更新面貌，路加這樣描述說：「有火一般的舌頭出現，分別停留在他們每一個人的頭上……。」這段描述特別提到了「火一般的舌頭」，而自然又合理的推論，這必定是與講話有一關連，果然下一節就證實了這種推論，所以經文接著又說：「眾人都充滿了聖神，照聖神賜給他們的能力，說起別種語言來。」很顯然地，這段敘述描述了一種人類言語溝通的新境界。然而，這是一種怎樣的新境界呢？

按照宗徒大事錄的敘述：「那時，住在耶路撒冷的，有從天下各國來的虔誠猶太人。這聲音一響，就聚集了許多人，都非常驚奇，因為人人都聽見他們說各人本鄉的話。」換句話說，原本分散在東南西北各地各方的人們本來是各說各話，但是現在所有的人竟然在同一個時刻裡，同時聽得懂宗徒們所講的話。這種本來是雞同鴨講、各說各話的情況卻相互聽得懂對方，這讓我們想起舊約創世紀中，記載了一則也是有關語言溝通的故事（創十一1-9），不過這一則故事說的卻是所有人都說同樣的語言，但卻彼此聽不懂對方；這則故事就是巴貝耳塔的故事。

在巴貝耳塔的世界裡，人們聚在一起談論的是：「要建造一城和一塔，塔頂摩天，」其目的是「好給我們作紀念，免得我們在全地面上分散了」，用以彰顯他們自己的成就和偉大，甚至顯示靠自己的能力就能夠上天下地。而從人類的歷史事實來看，巴貝耳塔世界所談論偉大和成就，未必就是人類整體的偉大與成就，常常只是某些個人的偉大和成就，而他們的偉大與成就常常是得透過許多其他無名氏的犧牲而達到的。君不見人類歷史中的許多偉大建築，其所記錄的無非就是統治者的名字，其所頌揚的無非就是統治者的豐功與偉業，而其所要聚集鞏固的無非就是統治者的威能與威權。這種野心與權力所帶來的結果就是人心的隔閡，以及彼此的分裂。

因此，在巴貝耳塔的世界中，「彼此言語不通」，因為人們即使說了相同的語言，卻仍舊發現彼此聽不懂，於是就分散到東南西北全地面。而今天宗徒大事錄裡的這段經文描述，卻是象徵著巴貝耳塔世界的逆轉；聖神降臨所產生的世界與巴貝耳塔的世界剛好相反，人們從東南西北各地方聚集而來，說著不同的語言，卻是都聽得懂宗徒所說的話。同時，在巴貝耳塔的世界中，人們所聽到的是人的偉大與成就、權威與權能，但在聖神降臨的世界中，人們所聽到的卻是「天主的奇妙作為」。

巴貝耳塔的世界讓原本說同一種語言的人，變成各說各話，因此互相聽不懂。所以，要如何才能夠令人類再度彼此聽得懂對方呢？有些人認為，最簡單的做法就是設定一種世界語言，讓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說這同一種語言，那麼大家就能夠聽見彼此，聽懂對方。但是要取消一種語言，而以另一種語言來取代，這個轉換過程必然會陷入權力與權能的角力當中，也會墮入成就與偉大的爭執當中。因為誰的語言該被取消呢？是強者的語言，還是弱者的語言呢？是選擇富者的語言，還是窮者的語言呢？事實上，這種選擇只會讓人類再度走向巴貝耳塔式的世界裡，淪入崇拜人類成就與偉大的窠臼當中。

然而，聖神降臨的新世界並不取消不同的聲音與語言，卻仍然產生聽得見彼此、聽得懂對方的現象。因為聖神降臨所賜予的能力，不是強迫取消東南西北各方人士的不同聲音與語言，逼使人們去聽宗徒的聲音、去遷就宗徒們所說的語言；反而賜予宗徒能力去照顧到發各種聲音、說不同語言的人的需要。換句話說，擁有聖神恩寵的人，他就有能力讓聖神轉化自

己，並以聖神的愛去幫助這世界變成可以彼此溝通的新世界。因此，聖神降臨所產生的現象啟發我們去看清一個事實，就是要互相聽得懂彼此在說甚麼，不單單只是要不要說同一種語言的問題而已。事實上，有些問題比統一語言更加重要千百倍。當我們所處的這個肉弱強食的世界，不斷推舉國力強大及經濟強大的國家作為世界語言的同時，卻是有些人逆向操作，向另一個方向努力。

在美國有一位名叫卡麥隆湯森（Cameron Townsend）的大學生，他在1917年的暑假前往瓜地馬拉推銷西班牙文聖經，賣聖經在當時為基督教是一項重要的福傳行動。有一天，他遇見一名加知告族（Cakchiquel）的印地安人問他：「如果你的天主那麼偉大，祂為什麼不說我的語言？」這質問讓卡麥隆湯森回家後認真祈禱並思考，第二天他回到市集，找到那位印地安人，然後對他說：「我的天主會說你的語言。」於是卡麥隆湯森就決定要把西班牙文聖經翻譯成加知告語，他搬進加知告人的部落中，和他們一起生活，學習他們的語言，並且花了12年的時間，在1929年完成加知告語聖經的翻譯工作。

事實上，在台灣也有許多卡麥隆湯森。天主教或基督教的許多傳教士，他們懷著同樣的理念，靠著一雙福傳的腳，走遍山地部落從事福傳事工。例如西班牙籍的耶穌會士孫國棟神父就是其中一位，他努力傳教及從事文化薪傳，編輯泰雅文法字典，更是透過原住民語言「用生命編寫奉獻之歌」；所以他自己曾說「研究語言不是為作大學教授，而是為了傳佈福音」。90歲時，因打字機修改麻煩，才開始學電腦，靠著一指神功，以輕微帕金森氏症的手，花了三、四年，一字字把泰雅語聖經敲進電腦。晚年罹患皮膚癌、攝護腺癌，病痛纏身，卻從未影響他引領教友們參加彌撒的神聖工作。2007年農曆年初一，因攝護腺癌病逝，享壽101歲。這位神父以這樣的方式默默為泰雅部落奉獻了52年，52年來他以耶穌捨己的愛愛著部落的人們。所以，張神父帶著自己不同的語言來到部落，卻因著基督的愛說著泰雅語，為泰雅族人帶來聖神降臨的新世界。

是的，不論是卡麥隆湯森或是孫國棟神父，還是其他懷著聖神的人，他們都能夠帶著被聖神轉化的生命，成為締造新世界的人。是的，聖神降臨要轉化人的生命，並藉著這些生命被轉化的人，而帶來一個因著聖神的愛而可以彼此溝通的新世界。除此之外，這新的世界還具有另外一個意義，這個意義就呈現在今天宗徒大事錄這段經文之後，當伯多祿領受聖神後對群眾的講道中，他借岳厄爾先知的預言說：「天主說：我要將我的神傾注在所有有血肉的人身上，你們的兒子和女兒都要說預言，青年人要見異相，老年人要看夢境。甚至在那些日子裡，連在我的僕人和和在我的婢女身上，我也要傾注我的神，他們要講預言。」（宗二17）也就是說，在聖神所帶來的新世界中，不論何種年齡的人，也不論哪種社會背景的人，都要受到重視，並且人人都有機會去幫助發展這新的世界。是的，不論兒子和女兒，或是僕人和婢女都有發言的機會，少年人都有願景可以盼望，而老年人仍然有夢想可以追尋；這就是聖神降臨所要帶給我們並啟發我們去完成的新世界。

雖然即使我們仍舊要對抗這個世界裡的黑暗和扭曲，依然要對抗巴貝耳塔世界裡那種對成就和偉大的崇拜，依舊常常要向那慣常以經濟能力和社會地位去評價一個人的習慣說不，但作為基督徒的我們，我們同時要時時帶著耶穌升天時的許諾：「當聖神降臨於你們身上時，你們將充滿聖神的德能，」（宗一8）以這德能去「講論天主奇事」（宗二11）。因此，聖神降臨啟發我們去渴望一個容納不同聲音，卻能夠聽得懂彼此的世界；去追求一個讓處在任何人生階段，或處在任何人生處境的人，都能夠受到重視與珍惜，並擁有夢想的世界。

當宗徒們領受了聖神之後，他們的生命就如活泉一般，不斷地湧出，並且不斷地流向他人，並成為一個希望與夢想的的記號。是的，假如沒有聖神，作基督的門徒便會變成一件不可思議、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沒有這位賜生命之神，便沒有生命；沒有這位真理的神，便不能明白真理；沒有這位合一之神，便不會有團體；如果沒有聖神所結的果實，也就沒有活得像基督的基督徒；沒有聖神的能力，便不可能產生有效的見證；而正如一個沒有呼吸的身體就像是一具屍體一樣，沒有聖神的教會，小心，教會也會是死人的教會。阿們。